

暴
風
雨

中
集

109

暴

風

雨

三

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

暴風雨

The Storm

著者 原英
譯者 中
發行 發
出版 出
總經 總

Ilya Ehrenburg
J. Fineberg
王佐良 姜桂儂
吳景榮 周珏良
許國璋 朱樹鵬
韋秋琛
文化工作社
上海北京東路713弄520號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版權所有 ☆ 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

編號(輪158)印數0001-3000

第
三
部

娜泰霞被派在屋頂上值崗。到了晚上，全城一片漆黑，像座森林。娜泰霞在顫抖：黑暗使她覺得害怕。第二天，警報時時在放，敵人的偵察機在上空飛過。在娜泰霞看來，這彷彿是一個有趣的遊戲，她想，法西斯份子是被堵住了。而電台廣播員也在用那樣愉快的聲調來宣佈：「空襲的危險已經過去了。」……接着，每個人都馬上從地窖裏或坑道裏爬出來。

傍晚，娜泰霞有一小時的閒暇——她跑去看瓦齊亞。瓦齊亞臉色憂鬱，心中有事的樣子。

「作戰部方面的人員總是說『等着吧』。但是我怎麼能等下去呢？我已經看見過從西部白俄羅斯逃來的難民……敵人是趁個冷不防進攻的。可是幾天以後，我們兵力調齊，情形就要大大不同。真傻，我會在軍團砲兵隊裏工作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平射砲隊啊。……」

娜泰霞連忙要回她的崗位去，走了幾步，又回頭，
『我剛纔忘了告訴你……我祇能就一會兒，他們在等着我……明天我想法子再來……瓦齊亞，你聽我說，要是我們不再見面，記着——你現在有我這個妻子了。』

她吻了他，別人在旁，也顧不得了。

回到了屋頂上面，捷報在等着她：四隻鐵鳥被打下來了。這天夜裏，她不覺得害怕，高射砲的巨吼，祇有使她高興——瞧！我們的兵力多強！娜泰霞覺得自己是一個戰士；我也在打仗了。

星期二早晨，她看見一大羣飛機，在晴空中閃爍發光，多俊，多有勁！她對一個不相識的學生說：

「瞧那邊，那是我們的飛機！……」

突然，一切都震動了，一聲爆炸的巨響，接着第二聲，第三聲……那學生一把拖她臥倒，她不明白，又站了起來。爆炸又來了……她用手遮着臉，似乎爲了保護她的眼睛。張眼再看時，周遭的一切都籠罩在黑煙裏——很長的一段街都着了火。她嚇了一跳：火光使她慌亂。跟着來的是忿怒：無恥的傢伙，竟然屠殺起手無寸鐵的平民來了……我什麼事也不能幹，站着袖手旁觀，那真是最難受的事。

這時，工廠區附近的房屋在燃燒着。瓦齊亞就在那邊！……娜泰霞不再感到恐懼，她感到的祇是忿慨：她的太陽穴在跳動，氣喘得透不過來。祇要能把他們打下來就好了！……一架轟炸機着了火，娜泰霞發狂似地尖呼：「下來了！下來了！」別的飛機繼續在轟炸。

「燃燒彈！」

娜泰霞不知道自己這是什麼意思，但是她的動作卻是對的。

那學生向她道喜，使勁地和她握手。又是一陣震天價響的隆隆聲，好像一列火車向她面前直駛過來似的；她伏下，不過這次沒有爆炸。最後，飛機終於去了。

娜泰霞急忙地跑到工廠區去，腳底下踏着的玻璃碎片鑼鑼作聲。婦女們在尖呼，抱着孩子，提着包裹。路根本不通：一個個炸彈坑，一堆堆的亂磚。有些屋子還在燃燒。她找不到瓦齊亞：他到黨委員會去了。列培茨基安慰她道：「解除警報以後我還看到過他的。我們死傷可真不少呀！……」

娜泰霞回到大學區以後，看見在物理館外邊有一個未曾爆發的炸彈。這就是那一個……想到這一着，她又害怕起來：差點兒我把命送在這兒，看不見太陽，看不見瓦齊亞，看不見一切。最可怕的是看——不見——一切。一輛卡車在醫院門前停下來，卸下一個個屍體：一個四十左右的女人，一個穿白色繡花罩衫的男子，一個少女——腿炸掉了，臉色不像死，倒像睡着，她彷彿是一個弄餓了的洋娃娃；一個年老的猶太人，一個孕婦……娜泰霞是從來沒有看見過死屍的，她想躲開，但是她勉強自己看下去。明天，也許是下星期，我也可能像這般樣子被人家拖出來的……然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他們這會子是不怕也不痛了。倒是他們的親戚骨肉……但求瓦齊亞平安無恙，那才要緊……那是多漂亮的一個小姑娘呀！……屍體都是用油布包着。跟着，抬來了一個受傷的老婦人，她痛極而慘叫着，她

的兩臂已經扭斷了。當她從卡車上抬下來的時候，她在那多沙的路上留下了一條薄薄的血痕。可是周遭的每一事物，卻又令人憶起和平的景象：那花園，那噴泉，那些綠色的長櫈，上面刻着「瓦爾亞」，「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」，「我考試及格了」，「不要相信瑪夏。」……

入晚，人們說發電廠被炸壞了。考馬勞夫斯基森林着了火，空氣熱而窒息。娜泰霞整夜對着那火光諦視，心裏惦念着瓦齊亞。第二天早晨，瓦齊亞來了，一開口就說：

「我的屋子！……什麼都不剩了，一片瓦礫。……不打緊，我們可以蓋新的……真要命，作戰部方面總是在說『等着吧！』我倒擔心你，你得離開這個地方。……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是後備軍的指揮員，我也許會在小時之內被派到我所隸屬的部隊的。可是你得離開。這會子他們兵力比我們強，幾個星期以後，情勢就會倒過來了，不過目前局面是嚴重的。……」

「我怎能離開你獨自個走呢？」

「娜泰霞，大家都在分手呀！你得聽我的話，我對局勢認識得比你清楚些。他們會用汽車先將你送到包里沙夫，再轉搭火車到莫斯科。……他們馬上就要出發了，你得趕快。」

一切是那樣的突如其來，因而娜泰霞還沒有意識到這一場別離。她站在卡車上，夾在一堆婦女中間；她們在她的四周擠得緊緊的，可是她再看瓦齊亞一眼。她看見他在強作笑容。也許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了！……想到這一着，她發呆了。車開過還在燃燒的建築物。那些婦女們，把孩子緊偎她們的胸膛。由於恐怖，同時也由於油煙，她們在淌着眼淚。她們唯一的話題是：她們能跑得掉嗎？

汽車，火車，在公路上水一般地流；老太婆們背着包裹，沉重地走着；一個婦人背着一架縫衣機；一個中年以上的男子拖了一大捆書，不時地在那炙熱的灰塵裏坐下嘆道：「這是我三十年來的心血」……一個婦人丟了孩子，跑來跑去問這個問那個：「你看見一個穿粉紅色衣服的小姑娘沒有？……」娜泰霞坐的那輛卡車，開行真費力；有時候，前面整個兒都給塵土掩住了，什麼人也看不見，祇聽到啼泣

聲，小孩哭聲，和汽車的喇叭聲。

突然，司機把車煞住了。

「快跑！……」

帶着孩子的婦女們躲到路旁的水溝裏去，娜泰麗也跟着跑。隨後她停神四看——出了什麼事啦？在她旁邊，站着一個男人，拿着一個公文包，抱得緊緊的；他仰着頭在看，把手遮着太陽光。娜泰麗看見三架飛機，瞧它們飛得多低呀！……不知怎的，她聯想到過去的梦想：卡爾且夫教授曾經要帶她一起作他實驗的——從飛機上把殺蟲液灑到蘋果樹上。在她想像中，一棵滿開着花的蘋果樹，立時在她面前出現了。什麼東西在嘎嘎作響。她不加思索，便倒了下去，也許是因為那帶公文包的男人先已經這樣做了的緣故。掃射。她直條條地躺在地上，她恨不得身子變為很扁，跟地面一樣平。

等到一切都已平靜下去，她站了起來，抖掉了身上的泥土，很高興地和那個帶公文包的人說：

「警報解除了！我們現在可以上路囉……」

他不答。大概他已經暈過去了。……我得把他的罩衫解開。……她摸了摸他的胸脯，立刻又把手縮回——厚厚的凝血，滑膩膩的。他還是緊抱着他的公文包不放。娜泰霞把頭貼在他胸部上聽了一會，好像她父親聽他的病人一樣；心臟已經停止了。她滿臉沾了血，她用尖銳的聲音喊着；人們向她招手，叫她過去。她睜眼望着實地向死人的臉端詳一番；有些地方他使她想起她父親，不過他年輕一些。……上了卡車的人，在大聲喊她們不能再等了。娜泰霞想把那公文包帶走，無奈那手捏得緊緊的。

車開不久，又停了下來。前面有鎗砲聲。一羣人從對面蜂擁過來；他們在嚷：德國人已經從空中降落了部隊。

『包里沙夫附近發現傘兵！……』

路上看不見兵士，人們四處亂跑，跑到樹林裏去躲。有人在說：還是回老家去的好——反正到處都是德國兵。……一個麻面，有四十來歲的男人在嚷：

『他們是什麼？是狼嗎？……我們不是共產黨員……要是你是個猶太人，當然又作別論囉。……』

他把猶太人的「猶」，唸作「曾」。

娜泰霞聽了，氣得直跳：

「你竟敢說這樣的話？你是什麼人？莫非是個法西斯份子嗎？」

「我是個人。你有什麼資格來盤問我？」

「我？……我是個學生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。」

他冷笑道：

「好吧，既然是個學生，還是唸你的書去吧。可別來訓我，我是讀過書的。」

娜泰霞氣得滿臉通紅：

「我——是個指揮員的妻子，你——是個賣國賊！」

她說了自己是個指揮員的妻子以後，有好幾個婦人就來幫她。其中有一個說：

「我有兩個兒子，都是指揮員。不過你這個王八蛋，你高興與德國人打進來，是

不是？」

那麻皮一下子在人叢中消失了。

砲火依然在進行，不過說不出是在向誰放。那卡車司機在咒罵。

「要是他們派我上前線，我一定去，不過無謂犧牲有什麼好處呢？……」

娜泰霞瞧他臉色灰白，嘴唇在發抖。他把車子丟在旁邊，逕自走開了。

娜泰霞獨自個在那裏，周圍人很多，但一個也認不得。她重新上路，不停地走了幾小時，有兩次路上遭到了射擊，她便避到樹林裏去走。有那末一陣子，她彷彿覺得什麼事兒也沒有，她不過正在散步——這裏有野楊莓，永遠是這般的甜。……就是沒有人來採。打仗……那帶公文包的男人還露在路上……瞧樣子像個醫生，也許是個教師。……不知道瓦齊亞出了什麼亂子沒有？整個明斯克城都在燒。……祇要他們肯快點派他到他所隸屬的部隊裏去，他們倆就可以在一塊兒了，事情也就好辦多了。……城裏情況真糟糕——別人家都在逃，祇是他站在那裏強作笑容。

她一直睡到晚上，又起來趕路。樹林走完了。她向一個農婦討口水喝。她拿了些牛奶給她，見她那可憐樣兒，就說：

「你要上那兒去呀？德國兵有車，會趕上你的。……」

娜泰霞覺得非常害怕，不是怕被殺死，而是看見人家這樣害怕，哭，又看見那農婦可憐她的樣兒，於是更覺得怕。人們在發瘋地四處亂跑，可是德國兵在不慌不

忙地屠殺。……孩子們在啼哭，大車在發着悲切的聲音，每一事物都在旋轉，抽陀螺似地旋轉，沒有道理，沒有出路。……

第二天，她再也拖不動了，她已經精疲力竭，心裏也是痛苦不堪。一轉眼，她看見幾個兵士在面前：他們是砲兵。她問道：

『前面沒有德國兵吧？』

一個紅軍笑着說：

『恐怕你以為德國兵已經到了莫斯科了吧？』

另外一個，把娜泰霞上下打量一下，用和善的口氣說：

『你笑什麼？你看不出這個小姑娘是受了驚了嗎？她對於這一行還沒有學過。

……不要太緊張，親愛的，你得保持你的清醒，前途還有用處。德國人是打進來了，不打緊，隔一兩個星期，我們一定把他們踢出去。……』

她簡直想親親這些人的臉。他們說的話就像瓦齊亞。她又有什麼理由要覺得沮喪呢？太可羞了！……至於帶着孩子一道上路的婦女們，她們的惶恐是可以理會的。懦弱的人當然也有……但是這班人是堅強的，他們笑着……從前聽說紅軍怎樣

怎樣，今天才知道是真的：再隔一個星期，就說再隔一個月吧，這一切就會結束了……然後，我們的健兒將橫馳德國。……

這天日落時分，她靠一輛經過的卡車帶了一段路，到達斯摩棱斯克。在這裏，娜泰霞又碰到了一次空襲，又沒有死。她考驗了自己。我不怕，真的，我不怕我！已經能夠辨別，那些是我們自己的飛機，那些是敵機。……我一定要把怕的心理克服，我要像瓦齊亞一樣去打仗，像那些砲兵，像我們整個民族一樣。……

特米曲里·阿立賽葉維奇看見娜泰霞那個樣子，嚇得口都闔不攏來：也許是因為她太累了，或是因為她驚嚇受得太多了，總之，她是變了——她已經變成一個大人了。

「你身子好嗎？小心，這個時候害病可害不得呀！我不能照顧你，醫治傷員就夠我忙的了！……得，去把身子洗洗乾淨，吃點兒東西，睡一會好覺，有話明天再講吧。……」

可是他到底忍不住問她怎樣到了家。她把一切經過都告訴了他；她敘出了明斯克大火可怖的情景，話裏面，不知不覺地——至少她自己這麼想——帶出了這樣一

句：「我已經和瓦齊亞結婚了。」

特米曲里·阿立賽葉維奇說：「你來得剛好，我正要让媽媽到阿特卡斯克去和烏爾亞姑媽一塊兒住。你可以和媽媽一道去，就在這裏不是個辦法——顯然的，莫斯科也會挨炸。你在這裏啥用也沒有，倒是給我們多添麻煩……」

娜泰霞搖搖頭，說道：

「我不去阿特卡斯克。你不要對我嚷，你嚷，我還是不去。我要上前線去，真的，這不是瞎想，我什麼都考慮過了，這是我堅定的決心。……」

「真是這樣嗎？你爸爸媽媽難道就不能作一點主張嗎？你上前線能幹啥？這可不像你從前把除蟲液灑到菓樹去那樣的工作，隨便玩玩的！」瓦齊亞上了前線，因此你也要上前線。……親愛的，這是打仗！你明白不？」

「我明白。瓦齊亞跟我的事可不相干。……我不能在後方耽着，那我會痛苦死的。……我看見過他們屠殺孩子。就在我的身旁，他們把一個男人炸死了。……我就恨當時太傻，沒有把他那公文包拿來，他的家屬應該要通知的。……我恨透了他們！不要再和我爭了，爸爸，這是很正經的。我已經把自己考驗過了，我不會逃